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義起工礦

苗 培 時 著



工人出版社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礦工起義

苗 培 時 著
王 雪 濤 繪圖



工 人 出 版 社

本書內容簡單介紹

這本書是寫山西一個煤礦的工人，在抗戰勝利時英勇起義的故事。日寇〔歹又〕陰謀在撤〔歹乙〕退時炸毀煤礦，煤礦工人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展開了保護煤礦安全的鬥爭，與八路軍裏應外合，消滅了頑抗的敵人，取得了勝利。本書適合一般職工及速成識字班學員閱讀。

全書共有八千字。

[5162]

礦 工 起 義

著 者	苗 培 時
繪 圖 者	王 雪 濤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路駝胡同四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1—50,000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編者的話

這讀物的編輯〔目次〕方針是，供給速成識字班學員於突擊生字後的閱讀材料，並適合一般職工自修閱讀之用，以輔〔乙〕助其語文學習，提高其閱讀與寫作的 ability。

讀物的內容，包括生活故事、生產故事、歷史故事、民間傳說、戰地通訊、短篇小說、詩歌快板等，大半選自各種報刊、書籍。為了適應初學文化職工的水平，一部分文章經過整理改寫，力求文字淺顯，結構〔乙〕簡單。每本讀物有一中心內容，或以一個作者的文章集成一冊。

這讀物按中央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一千五百字以及職工業餘學校識字課本中未包括在該字表中的三百餘生字為標準，在此一千八百餘單字以外者，附加注音字母，以便於閱讀。另外並出版〔乙〕一部分字旁帶有注音字母的版本，以供各地試用。

工人出版社編輯室

一九五二年七月

目錄

第一回	日本鬼要炸礦山·····	一
第二回	任昌孩怒打漢奸·····	六
第三回	石根喜佈置起義·····	二
第四回	張大媽完成任務·····	六
第五回	礦山上飄揚解放旗·····	三

第一回 日本鬼要炸礦山

軍民一心把敵殲〔日一弓〕，

神機妙〔口一玄〕算取礦山；

裏應外合打得好，

礦工覆地翻了天。

九月三日，是咱們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日。我現在說的這『礦工起義』的故事，就是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時候的事情。這事情出在山西省潞〔ル〕城縣石圪〔ギ〕節煤礦。

石圪節煤礦，雖然是個不大的煤礦，裏裏外外也有七八百工人。起初這裏只有幾座土窯〔一玄〕，出產的煤，質量非常好。日本鬼子看中這地方，就派鬼子頭芹〔ク一上〕田帶領着一隊鬼子和四五百偽軍，把

這地方霸佔了，委派一個叫池田的鬼子當起所長來。不久又從太原運來一些機器，從山東、河南和附近各村抓來一些人做礦工，大興土木，只有兩三年的工夫，這個煤礦就修蓋的很像個樣子了。冲天的烟囪〔ギョウ〕，整天整夜不停地冒着烏〔ク〕突突的黑烟。鬼子們怕八路軍來襲〔アタ〕擊，怕礦工們反抗，在煤礦方圓四五里地的周圍，密密層層地架設了電網，橫三豎四地挖了許多道壕〔クハ〕溝，只留南北兩個大門出入。在鬼子收買的死心漢奸、大小把頭的壓榨〔オウ〕下面，礦工們流血流汗的工作，就和在監獄〔カ〕裏一樣，平常日子連出口氣的自由也沒有。鬼子頭池田和芹田住的地方叫三角院。這三角院的院牆有幾尺厚，活像一座小城。三個角上蓋了三座碉堡，城垛〔クハ〕口上滿是槍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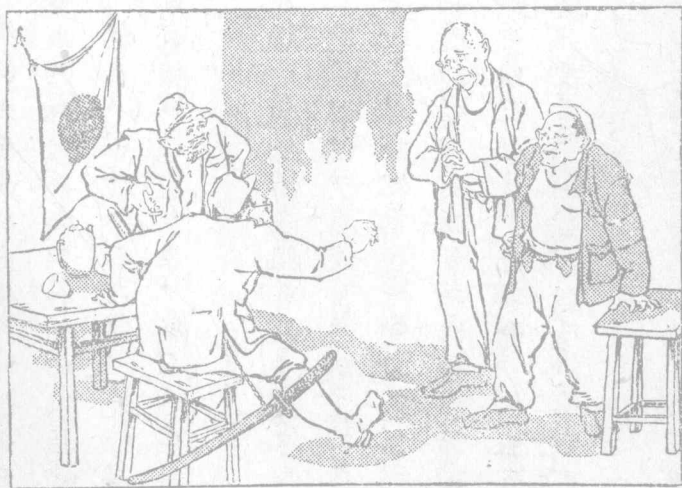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宣佈無條件投降了。咱們當地的軍分區司令部，給礦上的鬼子，下了好幾回命令；命令鬼子立即放

下武器，負責保護礦上財產，等待咱們的武裝部隊去接收。但山西太原的鬼子司令部，却密令石圪節煤礦上的鬼子頭池田和芹田，堅決不許向當地的八路軍繳〔日一色〕槍，要他們在八月十八日夜裏，把煤礦上的全部工人、礦警、職員、機器，統統撤〔日一色〕回太原，徹〔日一色〕底把煤礦炸毀。

鬼子怕八路軍來攻打，在礦區實行緊急戒嚴已經有兩三天了，南北兩個大門關得緊緊的，四周圍都扯起鐵絲網，白天黑夜都通着電流。山坡上，溝道中，連放羊走的小道上，都埋上了地雷；是崗哨的地方都加了雙崗，架着輕機槍。無論是誰，沒有鬼子頭池田和芹田的手令，都不准許出去和進來。礦上和外邊完全斷絕了聯繫。四五百箱黃色炸藥，下到窯底，接上了電線，只要電門一按，眨〔日一色〕眼就可以把這個大礦炸翻了啊。

鬼子頭池田和芹田，把礦警隊大隊長鄧〔日一色〕草灰、大把頭王有德

這兩個死心塌〔去〕地的大漢奸，找到三角院來開秘密會議。池田說：『皇軍的仗不打了，要回國的。你們這些中國人，要是八路軍弄着的，都要「嘶〔去〕啦嘶啦」（打死的意思）的。這個大礦皇軍要把它炸毀。礦上的人、機器，皇軍要統統地帶回太原，一點也不給八路軍留下。』鄧草灰、王有德兩個大漢奸，平常日子在礦上，仗着鬼子的勢力，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全礦上的職工，提起他們，恨之入骨。這時他們聽鬼子一說，腦袋轟的一



鬼子頭池田和芹田把大漢奸鄧草灰、王有德找來開秘密會議。

聲，天旋〔T L ㄣ〕地轉，心想：『這回可真到末路了。』芹田又向鄧草灰說：『礦警隊要小心，一個也不准跑了，哪個不聽指揮，立刻就「嘶啦嘶啦」一。等候皇軍的命令行動。』鄧草灰趕快堆起笑臉，彎〔X ㄣ〕着腰說：『太君！是！是！是！礦警隊都聽皇軍的話，哪個也不敢反抗皇軍。』芹田轉回頭又向王有德說：『礦工們平日都和八路有勾結，心都壞了的。現在他們要是知道皇軍快走了，一定要造反。皇軍要走的消息，一點不能讓他們知道。你替皇軍押〔Y〕着他們，照樣地下井挖煤，誰也不准離開礦上。有八路嫌疑的，你報告我立刻抓起來。』王有德一聽鬼子讓他抓人，心裏一動，狗眼睛〔Q ㄣ〕翻了幾翻說：『報告太君！有一個叫任昌孩的是暗八路，他鼓動工人反抗皇軍。』芹田一愣〔ㄅ ㄣ〕，用手一按桌子站起來，說：『立刻抓起來，交礦警隊，夜裏嘶啦嘶啦的餵〔X ㄣ〕狗。』王有德連連點頭答應。鬼子又佈置了一回煤礦上的防守事情，就散會了。

第二回 任昌孩怒打漢奸

鄧草灰和王有德離開鬼子那裏，剛出了三角院，王有德用手一拍鄧草灰的肩膀〔ㄅㄨ〕說：『老哥！請你派幾個弟兄來跟我去抓人吧！』鄧草灰點頭說：『對，反正是一不作，二不休，弄死一個賺一個。』說着話就到了礦警隊的隊部啦。鄧草灰讓勤務兵把警衛室的任班長找來。沒一刻工夫，任班長來啦，鄧草灰命令他派三個人，跟大把頭王有德到工人宿舍去抓人。任班長猶〔一又〕疑了一下，問鄧草灰：『隊長！又抓什麼人呀？』鄧草灰把眼睛一瞪〔ㄅㄨ〕說：『不用你問，你派幾個人跟着王把頭就是啦。王把頭叫抓誰就抓誰！』三個礦警跟着王有德，直奔〔ㄅㄨ〕山坡上的工人宿舍走去。

王有德今年四十多歲，一臉橫肉，兩道粗黑眉，塌鼻梁，大板牙

往外吡〔ㄘ〕着。他是這礦山的第一號大把頭，礦上的七八百工人，上班下井，都由他一手支配。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遇見哪個工人，只要他看着不順眼，輕則一頓罵，重則一頓打；要不他就跑到鬼子面前，給造上兩句謠言，隨便可以要了人的命。工人們為了上下工方便，就住在礦上的單身宿舍裏。家眷〔ㄐㄩㄢ〕都住在附近的村莊上。王有德常常趁工人上班的時候，偷偷地跑到工人的家裏胡串〔ㄏㄨㄒㄩㄢ〕遊，污辱霸佔工人的家屬。工人們背後都管他叫『王缺德』，『王沒德』，提起他恨不得咬上幾口才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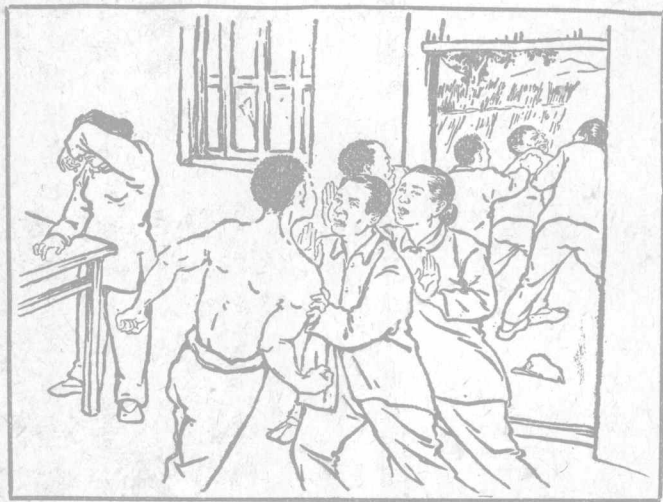
王有德要抓的礦工叫任昌孩。

這是前幾天的事情了。傍晚〔ㄆㄤ〕黑的時候，王有德又跑到附近的小莊上去串遊。走到一家門口，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女人，正站在街上買線，他的心動了，用眼睛死死地盯〔ㄉㄩㄥ〕着不放。那女人發覺了，一轉身就進了院子。王有德像惡狗一樣的跟進院子，女人進了

屋，他也進了屋，女人無可奈〔ㄋㄞ〕何的問：『先生，你找誰？』王有德一呖牙說：『你掌櫃叫啥？』女人說：『叫任昌孩。』王有德說：『他在礦上吧？』女人說：『是！』王有德湊近了一步，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說：『昌孩啊！昌孩是我的盟弟。你是我的盟弟媳婦嚟〔ㄌㄞ〕！』說着哈哈的笑了幾聲。女人說：『您〔ㄣ〕是誰？』王有德拿着腔〔ㄎㄞ〕兒說：『我是王有德。』女人一聽說是王有德，就倒吸了一口涼氣。王有德這個大壞蛋的名字，她聽昌孩不止說過一回。她站起來就從屋子裏往外走，王有德搶上去幾步，把女人往後一扯，兩腿一叉〔ㄟ〕，把門口堵住說：『你往哪裏走？我在礦上很悶，咱倆就交交朋友吧！』女人推了他一把沒推動，正想喊，任昌孩回來了。

任昌孩，二十多歲的棒小夥子，一看王有德調戲他的女人，心裏的無名大火，再也按捺〔ㄣ〕不住了，三步兩步跑上去，照着王有德的臉上就是一拳〔ㄟ〕。打的他滿眼冒金花，鼻子裏淌〔ㄊㄞ〕出血來。王

有德用手捂〔乂〕着臉，抬起頭來一看，打他的正是任昌孩，他躁〔ㄉㄨㄛ〕躁了腳說：『昌孩！你敢？』任昌孩罵道：『你這個畜〔ㄒㄩ〕類，仗着你日本祖宗的勢力，任意橫行，我打的還輕呢。』王有德說：『好啊！任昌孩，你竟膽敢罵日本人，你是暗八路不是？』這樣一吵吵，吵來了一院子人，大家一看這架勢，就猜到又是王有德來發壞了。任昌孩還想上去再重重地打那龜〔ㄍㄨㄢ〕孫幾下，鄰居們恐怕出禍，就把他



王有德趁勢說了幾句大話走了。

攔〔男刁〕住了。回過頭來，又說好說歹〔男刁〕地把王有德勸了一頓，王有德也就趁勢說了幾句大話走了。他從此懷恨在心，今天便在鬼子面前出了這個壞主意，想趁這機會把任昌孩弄死。

第三回 石根喜佈置起義

王有德帶着礦警抓人的事情暫時放下不說，再說這兩天礦上的情形，真是緊張極了。鬼子要在十八號夜裏撤回太原，炸毀煤礦的毒計，全礦上早就秘密地傳揚開了。大家心裏都非常着急，背後悄〔么〕悄地議論着：『鬼子投降了，可不能讓他們把咱們帶走了啊。』都急着想找到一條出路。逃吧，現在逃不出去，礦上四周圍是電網地雷，門口上是雙崗。

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同志，工人領袖石根喜，接受了上級的指示，決定在十七日夜十二時起義。他忙着找人，佈置工作，忙的兩天沒合眼了。

已經是十七日下午四點鐘了，外面下着大雨，離起義的時間還有

八小時，可是，和外面的軍隊還沒有正式聯絡〔ㄉㄨˋ〕上。

石根喜正在屋裏想辦法，忽然劉炳〔ㄌㄧㄥˊ〕忠氣吁〔ㄒㄩ〕吁的跑來，一進門就喊：『根喜！張大媽來了！張大媽來了！……』石根喜一聽見張大媽來了，心裏立刻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張大媽今年七十歲了，頭髮全部是銀白色的。她右胳膊〔ㄅㄛ〕膊〔ㄅㄛ〕掛着一個籃子，渾〔ㄏㄨㄣˊ〕身上下都是泥水，跟〔ㄍㄨㄥ〕跟蹌〔ㄎㄨㄟ〕蹌地從外邊走進來，一見到根喜就輕輕地說：『黨給我的任務完成了。這是李同志讓我給你帶來的信。』根喜搶上去，抓起張大媽的手說：『大媽！你太辛苦了。』他高興得一時不知怎樣是好，也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這位老太太才對。

張大媽住在離礦三里外的一個小莊上，她家裏就是咱們起義軍的總指揮部。

張大媽是礦工張德山的老娘。張德山原是山東朝城縣人，鬼子掃